

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數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數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數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物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

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

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

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

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
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
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
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
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
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
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
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
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
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
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
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

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

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

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
土簋啜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
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
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
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
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
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
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
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
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
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
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

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
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
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
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
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
其地利旣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
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王具劍右帶環佩左光
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
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
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
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

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
 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
 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
 解環佩委之坐憊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
 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
 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
 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
 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
 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
 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
 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
 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

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
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
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
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
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
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
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
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
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
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

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太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

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園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園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

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傴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

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
僂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
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
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
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
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
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
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
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
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
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